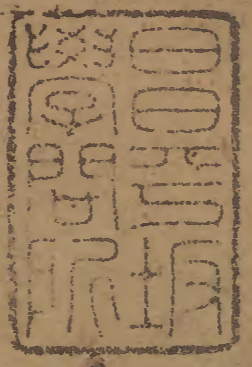


朱子全書 十六之七



			五	漢
		二	二	書
		五	五	門
四	八	〇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五		漢
九	二		書
八	四	五	
函	〇	五	
二	冊	號	類
八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5
冊數	40 (10)	
函號	298	265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六

論語七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

淺草文庫

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

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

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爲義剛而不和。唯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卽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爲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

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唯知行吾仁。非爲不遺其親而行仁。唯知行吾義。不爲不後其君而行義。

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云。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爲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卽害義。爲義之人。只知

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

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唯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以上

語類
五條

子絕四章

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

意。私意之發。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我私意成就。四者相因如循環。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不會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己

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己自是己。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己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已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我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己與物。私爲町畦。他們都說人已合一。克己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人已爲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

問意私意也。我私已也。看得來私已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此四事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略有可疑。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所謂有事者如何。

曰。橫渠亦有此說。若既無此。天理流出。亦須省著。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

橫渠之意。以絕為禁止之辭。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為。毋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必是事之未來處。固是事之已過處。以上語類八條

絕四有兩說。一說為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即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為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論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攷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為明白平易也。又來論毋意一句。似亦未安。意

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美溢惡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答吳晦叔文集

子畏於匡章

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

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

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會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

敬之問明道舍我其誰。是有所受命之辭。匡人其如予何。是聖人自做著天裏。孟子是論世之盛衰。已之去就。故聽之於天。孔子言道之盛衰。自應以已任之。未審此說如何。曰。不消如此看。明道這說話。固是說未盡。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

斯文。看此語也。只看天如何。只是要緊不在此處。

要緊是看聖賢所以出處大節。以上語類三條

太宰問於子貢章

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爲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爲聖。固

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
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
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
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

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何如。曰。天放
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如此。愚不肖是
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
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
拘定在這裏。

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
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
恁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
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
多也。

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
人只見他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
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
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

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曾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曾講得。以上語類四條

吾有知乎哉章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默說了。曰。然。

林恭甫問此章。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略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

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啟一段相反。不憤不啟。聖人待人自理會。方啟發他。空空鄙夫。必著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

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
卓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凡
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
別。須是看他語脈。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
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
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
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
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
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

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
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
夫來。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
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

以上語
類三條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已雖無
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
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
叩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

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答江德功文集

鳳鳥不至章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辭。有時亦自諱不得。語類

子見齊衰者章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

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呂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此意也。

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豈真涕泣而後謂之哀

矜也。以上語類二條

顏淵喟然歎章

學者說顏子喟然歎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眾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

正淳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再問。乃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顏子見得恁地。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已到。顏子未到處。

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祖道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爲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

周元興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絕。著力不

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爾。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住。如喟然歎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

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籠罩。

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唯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唯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得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即當了。

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到此似覺有苦心極力之象。只緣他工夫到後。視聖人地位。卓然只在目前。只這一步峻絕。直是難進。故其一時勇猛奮發。不得不如此。觀揚子雲言顏苦孔之卓。似乎下得

箇苦字亦甚親切。但顏子只這一時勇猛如此。却
不見迫切。到末由也。已亦只得放下。曰看他別自
有一箇道理。然茲苦也。茲其所以爲樂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
不得。所以著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了。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
說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
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
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

學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

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
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
著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
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纔著意去學時。便恭
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
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
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
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

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著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

住了。顏子則雖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可以弗畔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企及也。曰。此說得之。答李堯卿。文

子疾病章

問子路使門人爲臣一章。曰：世間有一種事，分明是
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人爲臣。此
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爲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
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語類

子貢曰有美玉章

問沽之哉。哉之爲義，以常例言之，則爲疑辭。集注直
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爲疑辭，何也？曰：哉本歎詞，其

或爲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
待價，則不得爲疑辭矣。答李守約文集

子欲居九夷章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
或問九夷前輩或以箕子爲證，謂朝鮮之類，是否？
曰：此亦未見得。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
周有伊雒之戎，是也。又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
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歎，非戲言也。
因言後世只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

用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有田氏。晉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插手。語類

出則事公卿章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燕而不亂為不為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

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語類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閒斷。而其理

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開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爲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爲體。言與之爲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

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爲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問如何是與道爲體。曰。與那道爲形體。這體字却粗。只是形體。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

至之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

否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楊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強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閒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只少有不謹便斷了。

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

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卽天地之心。聖人卽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蘗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以上語類六條

語之而不惰章

陳仲亨問語之而不惰。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問如何是不惰處。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

以上語類二條

子謂顏淵章

問未見其止。曰。如橫渠之說。以為止是止於中。亦說得。但死而不活。蓋是顏子未到那處。未到那成就

結果處。蓋顏子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那收因結果。必有大段可觀者也。語類

苗而不秀章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語類

後生可畏章

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語類

法語之言章

植說此章集注云。法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集注云。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釋。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論大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先生因曰。集注中舉楊氏說亦好。語類

衣敝緼袍章

先生曰。李閔祖云。伎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呂氏之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伎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

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

識爾。

以上語類二條

問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貧與富交。強則忮。弱則求。人唯中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污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

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

曰。是。

答周舜弼文集

知者不惑章

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唯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爲先。

或問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爲學者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方得。楊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

是貌說。洪慶問先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

先生說知者不惑。章唯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以上

語類
四條

問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說甚善。正吾

人所當自力也。答石子重文集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蘇宜久問可與權。曰。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方好。

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丟他。卽爲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淺始得。

用之問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

亦不妨。伊川以爲權便是經。某以爲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爲經。如征伐視揖遜。放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

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卽是經。何也。曰。某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

經獨不宜乎。

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經卽權也。曰。固是不同。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時多。又曰。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

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

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豪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爲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

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

問經權。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行不得處。冬日須飲水。夏日則飲湯。此是權也。此又依前是經。但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著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

娶是箇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伊川說權却是經。却說得死了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川說即是須爲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却鶻突了。如大過卦說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某謂不須恁地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但云大過亦是常理則得。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卽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并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爲下截。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以上語類十條問未可與權。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

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曰。旣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卽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答劉季章文集

唐棣之華章

或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

他久存爾。語類

唐棣之華。敬夫云。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某按論語及詩名。南作唐棣。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核。常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爲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爲

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為孔子所刪小雅詩中之一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為第幾章耶。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鄉黨第十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著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著。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以上語類三條

第二節

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為和樂。誾誾為中正。曰。衍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為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

問注云侃侃剛直。誾誾是和說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

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

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間這字同。

正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斑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尙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以上語類二條

第三節

問君召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

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以上語類二條

第四節

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屏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闌。屏之兩旁有棖。棖闌之間卽中。古人常闔左屏。所謂中門者。謂右屏之中也。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閒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

問復其位。蹶踏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箇。若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

末梢。又整頓則箇。

以上語類四條

問升堂。摳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贄及執圭。則升堂。不必摳衣。但防其不至躡齊否。曰。執圭而升。則足踏踏。如有循。自不至躡齊矣。答李堯卿。文集

第五節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既下。則已不用圭。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於揖。故如揖。下不低於授。故如授。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

圭通信。少閒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皮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閒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之於庭實。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

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覲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以上語類五條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

第六節

君子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今反以紅紫爲朝服。

問緞以飾練服。緞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爲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

舊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舊。再入爲纁。三入爲

絳。四入爲朱。

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不以紺緞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揚赤色也。緞，絳色。飾者，緣領也。齊服用紺。三年之喪，既期而練。其服以緞爲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綠、紅、碧、紫、駟，五方之閒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閒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閒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閒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閒色。

以上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駟，爲中央之閒

色。

答張敬夫問目

問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注云：朝祭之服用裳。問時遺此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襞積，恐是若今裙制。近要有殺，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爲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

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曰此讀集注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襜積卽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答歐陽希遜。以上文集二條。

第八節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閒。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豪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

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

以上語類二條

問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竊謂善字微有未穩。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曰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

說則記者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為正理。不
應反作如此說也。答陳安卿

問不得其醬不食。醬者當是鮓醢之物。曰如魚膾不
得芥醬。麋腥不得醢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
也。答李守約

出三日不食之矣。敬夫云。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某
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
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
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與張

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問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
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
三論皆有混其閒否。此雖非大義所係。亦當知之。曰。何晏序云。
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
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答陳安卿。以上文集四條

第十節

問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庶其依已而安。
或云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

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語類

問鄉人儻。古人所以爲此禮者。只爲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強壯。自無疑忌怯懼。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撓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答陳安卿文集

第十一節

蘇實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

潘子善因言浙中若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示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龜山爲人粘泥故說之較密以上語類二條

第十三節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

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已耳以上語類二條

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爲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

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爲長。蓋爲賓主之禮。則主人先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旣待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其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

答向伯元
文集

第十四節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汎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爲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汎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

仁也。自有許多撓。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語類

第十五節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語類

第十六節

立之說車中不內顧一章。曰。立視五檣。式視馬尾。蓋檣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語類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七

論語八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章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

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盞。如今盡用紫羅背盞。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

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粗疎底人。語類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以上語類二條

回也非助我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語類

顏路請子之車章

問注以爲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語類

問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順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答石子重文集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

故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注說得甚好。又
簡徑。語類

季路問事鬼神章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
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
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
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

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爲一。自然能盡事人
事鬼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
死。是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
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况事神乎。不能曉
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
則死。纔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
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
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

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

二理則一。

以上語類五條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

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答廖子晦

問子路問事鬼神一章。誼謂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耳矣。曰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答方賓王。以上文集二條

閔子侍側章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闇闇氣象。

闇闇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

問闇闇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

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問闇闇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况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錯了。到此不得其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如鳴鼓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以上

語類
六條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爲小人。

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語類

柴也愚章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竇。使



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搯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更不放棄。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以上語類三條

回也其庶乎章

敬之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

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爲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來。

問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爲豎買之事。子貢孔門高弟。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買豎爲先乎。屢

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爲有閒矣。曰。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爲得之。以上語類二條屢空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

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爲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閒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答潘恭叔

問集註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閒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更思之。答趙恭父。以上文集二條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爲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途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閭室。橫渠之解極好。語類

論篤是與章

問論篤是與章。集註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曰。色莊便是兼著貌字。答趙恭父文集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爲先。是否。曰。伊川此話。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旣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

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語類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

先子集卷十七
三
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爲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

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
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
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
其新奇。而不察其不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
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
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
上。固有不得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

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
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
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
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
惡之。答陳明仲文集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皙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
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

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為。曾點為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著。曰。這也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寬以居之。這是如何。曰。他是太寬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

問夫子命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

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皆問曾點言志一段。以爲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爲也。先生曰。此都說得偏了。學固著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撓快活。將

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灑意思。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閒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

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

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貼貼。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著。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

問集註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饑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卽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爲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

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人在集註中舞雩後。

問前輩說鳶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

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註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

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
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爲味曾
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
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事業。蓋所優爲。
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
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
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
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
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
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
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
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
之家。可使爲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
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
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
已。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
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他有

這箇能解。橫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卽各述所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赤但見子路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畢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偏。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用。見得他將爲學爲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人人可爲。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

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為。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卽。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

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為。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為。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蒯。聶。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所。成。就。止。於。如。此。

正爲他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無人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乞與訂正。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爲希遜言之矣。答嚴時亨

問集註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何。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豪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註中若無此句。卽此一轉。

語全無收拾。答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擎拳豎拂之意矣。答甘吉甫。以上文集二條。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禮。閑邪外別有存誠。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

透漏。

克已復禮爲仁。與可以爲仁矣之爲。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爲仁之本。爲仁由己之爲。不同。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

看如何。林舉註中程子所言。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爲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懵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或問克已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

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

克已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已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已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已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已爲仁。須說克已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亞夫問克已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已。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已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答得來包括得盡。已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已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已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已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已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已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已。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

君臣爲父子。父子爲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已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爲準也。克已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已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

因論克已復禮。浴歎曰。爲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曰。有奈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

呂與叔說克已。從那已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却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已。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已銘。只說得一邊。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已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已復禮一句。却尤親切。

孔子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訥。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

問克己復禮卽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閒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

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

明日若不克已復禮。天下又不歸仁。

問一日克已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

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已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

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已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爲不曾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卽爲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

敬之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

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己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

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會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鬧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閒舉佛書亦有克己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由中出。下句是用功處。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

綱領上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四句莫有優劣否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又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

重於聽也。

以上語類二十七條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比若有豪髮之私留於胷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答連嵩卿克己之目不及思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

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答陳明仲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答石子重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

汎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不須如此分疏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答呂子約集四條

仲弓問仁章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閒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閒。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

或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已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

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已也。盡已而後爲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

自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旣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爲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已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卽此論也。今人只爲不能盡已。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汎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效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

敬恕。問恕。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

希遜問。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他資質上說。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己。克己。便自能持敬行恕。亦不必大段分別。

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

或問克己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以上語類八條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曰。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為。

措置也。答石子重文集

司馬牛問仁章

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詎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

仁者之人言自然。詎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爲之難。言之得無詎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或曰。言行常相表裏。又曰。人到得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詎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

言訥。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些。是他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以上語類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爲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

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以上語類二條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答連嵩卿文集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語類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已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閒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緩。來愬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偽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政章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

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語類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著落。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

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以上語類三條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
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
濟事。語類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徙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
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
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
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
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

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卽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
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

主忠信。是剗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
崇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答之矣。未又引我行其
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
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
景公問政而誤耳。至范氏則以爲人之成德。不以
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

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以上語類三條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某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他。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他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少閒做到下梢。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樸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以上語類四條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爲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

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貧。主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此。如楊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且從楊氏說如何。曰。善。語類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

達。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達。植錄云。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



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僞。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察人之言。而觀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填不足。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

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沈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以上語類七條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

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豪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

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矜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徙義。欲收斂著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

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爲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粗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以上語類四條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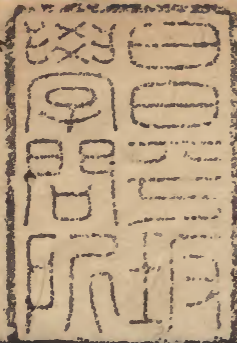
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

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爲聖人之言。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

始得語類





文化
甲戌

冬
全書
卷一

四

